

第一部分

理解德国人的排犹主义： 灭绝种族心态

第一章

对排犹主义的再认识： 分析框架

人们对排犹主义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因为它往往具有文化认识模型的特点。尽管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连篇累牍，不可胜数，但我们对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依然不甚了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头脑——思想。

排犹主义是对犹太人的一种负面看法和情绪。排犹主义基本上是“抽象的”因为它不是导源于犹太人的实际品质，但就其后果来说又是实际而具体的。事实上，“抽象的”排犹主义是具体的，因为它指导着人们的看法、评价和采取行动的意愿。

看法和分类之间往往存在矛盾，需要进行分析——量化分析。所谓量化分析，就是把一个复杂的现象分解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样才能阐述排犹主义的各个侧面，包括排犹主义的高潮和低潮、它的各个侧面同排犹主义分子的行动的关系。关于排犹主义、包括德国的排犹主义的讨论之所以混淆不清，是因为未能把它的各个层次和侧面分离开来加以分析。

第一个层次是典型的排犹主义，即排犹主义者所理解的犹太人恶劣品质的本源。犹太人的恶劣品质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他们的种族、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的环境形成的道德上的缺陷造成的吗？对犹太人品质本源的考虑影响着排犹主义者对犹太人问题的分析。

第二个层次是隐性 / 显性排犹主义。如果一个人的排犹主义观点只是偶尔主宰他的思想和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隐性排犹主义者。如果在他的思想和行动中犹太人问题占据中心地位，那么，他就是一个显性排犹主义者。

第三个层次是排犹主义的强度。排犹主义者认为犹太人仅仅是抱成一团、谋取私利的呢，还是阴谋控制整个政治、经济生活？排犹主义者加给犹太人种种罪名，合起来就构成排犹情绪的强度。历代排犹主义者予以犹太人的罪名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无需细述。关键的一点是，每个排犹主义者对于犹太人的危险程度都有自己的看法。

对排犹主义的研究应当指明它属于哪一个层次。有些类型的排犹主义同社会的道德交织在一起，而另一些类型的排犹主义则没有。

排犹主义者从道德观的角度来看待犹太人，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广泛的。把犹太人同邪恶等同起来，认为他们破坏了神圣的东西，把他们魔鬼化。许多美好的东西同犹太人对立起来。

某些类型的排犹主义认为犹太人不仅仅破坏了道德准则，而且其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社会道德体系的破坏。这类排犹主义更加顽固，更具有煽动性，给予了犹太人更多更严重的罪名。对犹太人的这类看法基于对犹太人恶毒本源的不同理解，其中显然包括从宗教和种族两方面对犹太人的理解。前者如中世纪的基督教，后者如纳粹时代的德国。

除了这里介绍的分析法以外，关于排犹主义的性质还有三个实质性的概念，它们是以以后分析德国排犹主义的基础。它们是：

1. 排犹主义的存在及其给予犹太人的种种罪名应当理解为非犹太人文化的一种表现，而并非对犹太人行动的客观评价的反应，尽管犹太人的实际特点和现实冲突的不同侧面已经结合到排犹主义的论调中。

2 排犹主义一直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永恒特点（十字军远征以后尤其如此）甚至到 20 世纪仍然是这样。

3. 在一个社会里，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不同时期，排犹主义的表现有很大的不同，这并不是由于排犹主义的消长或者排犹主义分子的增减，而主要是因为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当局鼓励或者反对人们表现排犹主义情绪，因而排犹主义有时变得比较明显，有时则不那么明显。

头两个条件在论述排犹主义的一般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第三个条件则是本书着重论述的。

关于犹太人，排犹主义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关于排犹主义者以及哺育他们的文化，排犹主义倒是告诉我们不少东西。历代排犹主义者给予犹太人各种罪名和威力，说他们具有超自然力量、进行着国际性的阴谋活动、能够破坏经济、谋杀基督教儿童以便在其宗教仪式中使用他们的血、同魔鬼结盟、既控制国际资本的杠杆、也控制布尔什维克的杠杆，等等。这表明，排犹主义汲取的文化源泉同犹太人的本性和行动是没有关系的。

既然排犹主义导源于排犹主义者的文化，而不是导源于犹太人行动的性质，下面这种情况也就不奇怪了：某一社会的排犹主义性质往往同指导当时社会思潮的文化模式是一致的。例如，在神学时代，排犹主义持有当时流行的宗教偏见；在达尔文主义占上风的时代排犹主义浸透着优胜劣败、生存竞争的观念。

排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世界的一个永恒特点。毫无疑问，它始终是基督教国家的一个主要偏见。在某些方面，排犹主义是相当顽固持久的。在西方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一个基督徒必然也是一个排犹主义者，必然嫌弃那些不信奉耶稣及其教义的人。何况基督徒把耶稣之死归咎于犹太人。

在基督教世界，犹太人被视为它的死敌，这是产生排犹主义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 二 章

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 在德国现代史上的演变

欧洲的排犹主义是基督教发展的必然结果。自从基督教巩固它对罗马帝国的控制以来，它的领袖们就慷慨激昂地公开谴责犹太人。出于心理学和神学上的必要性，基督徒不得不同犹太人划清界线，因为犹太人拒绝耶稣的启示。这在宗教和道德成为一体的世界里 是一种严重的罪过。

基督徒认为他们的宗教取代了犹太教。因此，犹太教徒应当从地球上消失。他们应当成为基督教徒，但是，他们坚决不肯这么做。基督徒和犹太人有着共同的遗产，其中最重要的是圣经。基督徒和犹太人对圣经有着不同的解释。由此产生了永无止境的对立。

基督徒还认为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凶手。基督教徒不仅认为跟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要 对耶稣之死负责，而且认为所有时代的犹太人都应当对此负责。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是上帝之子。这种立场被认为是对基督教徒的公然挑战。

对犹太人的这些观点早在第 4 世纪就已经存在。到了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十分强烈，以致把一切天灾人祸都归罪于犹太人。

在 19 世纪的德国，排犹主义的变化是极为复杂的。1800 年至 1850 年，排犹主义无所不在。到了 19 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德国

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更加先进，而排犹主义也愈演愈烈。排犹主义和经济现代化在德国是完全兼容的。在德国的一些地区，大部分中产阶级选民投排犹主义政党的票。保守派一向是反对犹太人的。

由此可见 无可争辩的是 纳粹排犹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深深扎根于德国，成为德国政治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排犹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宗教向种族方面转移。反对犹太人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公众谈论的一个话题。排犹主义得到德国机关团体和政党的广泛而积极的支持。种族的排犹主义认为犹太人对德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18 世纪结束以来，“犹太人问题”一直是德国的一个政治问题。谋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德国人最终总是求助于有权作出合法决定的政治当局。在排犹主义者的眼中，“犹太人问题”虽然也是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但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作出政治反应。随着德国议会政治的发展，排犹主义成为竞选和议会斗争的中心问题，这是毫不奇怪的。

在 20 世纪头几十年，排犹主义成为德国社会和奥地利社会的一部分，构成它们的政治文化。它也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决定着政党和政权的兴衰。

19 世纪德国的排犹主义有以下这样一些主要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 20 世纪德国的历史：

1. 从 19 世纪开始，排犹主义在德国无所不在。它成为德国人的共识。

2. 对犹太人的偏见成为一种强迫观念，达到不正常的程度。

3. 德国社会的一切毛病和缺陷都归咎于犹太人。

4. 犹太人的主要形象给人一种非常恶毒的印象；他们即使不是德国一切弊端的唯一根源，也是主要根源，因此，对德国人的幸福构成极大的危险。这跟中世纪基督教徒的观点是不同的，那时

他们虽然认为犹太人是一种邪恶势力、危害之源，但犹太人始终处于次要地位。现代德国排犹主义者跟他们中世纪的祖先不同的是他们认为除非把犹太人消灭，否则，世无宁日。

5. 19 世纪下半叶的这种文化模式同种族的概念合二而一。

6. 这种模式的排犹主义，其主张是异常激烈的，往往倾向于暴力。

7. 其逻辑是，提倡在当前道德约束的范围内以任何必要的和可能的手段‘消灭’犹太人。

由此可见，纳粹排犹主义的观念模式早在纳粹当权以前就形成了。这种观念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广泛流行于德国社会的一切社会阶级和阶层，因为它深深植根于德国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以及日常的交往谈吐中，并同社会的道德结构融为一体。德国流行的政治思想的基本概念是 Volk（人民），它把犹太人作为它的对立面。“人民”的概念中贬低了犹太人，后者体现的是负面品质。德国政治存在的观念基础和道德基础包括了犹太人的恶劣品质，这使排犹主义的文化观念模式具有了更大的持久力和政治威力。

在德国的公开讨论中，绝大部分是反对犹太人的。提供给德国人民考虑的，只有犹太人的负面形象，把犹太人说成是恶毒的、邪恶的、异己的，说他们是渗透颠覆分子、破坏分子、像魔鬼一样的恶人。绝大多数德国人没有机会或者很少有机会同犹太人接触。他们对犹太人并不太了解。他们是通过排犹主义者的讲话、文章、漫画和讨论认识犹太人的。民间传说、学术论著、报章杂志、政治性的小册子等等，都刻画了关于犹太人的恶毒形象，这构成德国文化的核心部分。

绝大多数德国人从来没有放弃反对犹太人的文化遗产，在他们的头脑里还保留着在当时的德国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犹太人的观念模式。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接着纳粹当权执政，这个时期的德国人民对待犹太人的态度比现代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加危险。

第三章

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 纳粹时代德国社会的共识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对犹太人的偏见已经相当顽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指责犹太人没有服兵役，没有去保卫祖国；说他们平平安安呆在家里，利用战时条件，去黑市谋取暴利，剥削德国人，使德国人贫困。反对犹太人的浪潮十分高涨，所以普鲁士当局不得不在 1916 年调查犹太人参军服役情况。

德国战败后，于 1919 年建立了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国最初几年，经济十分困难，食品短缺，通货膨胀。德国人照例把他们的苦难归咎于犹太人。一份关于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调查报告显示，德国几乎所有比较大的机关团体，包括大中小学、军队、政府、司法机关、专业协会、教会、政党等，无不渗透着排犹主义情绪。

犹太人遭到残酷的殴打，没有任何人起来保卫他们。公众谈论起犹太人，几乎是一片反对声。科学家爱因斯坦在他去德国的几年前，没有特别在意他的犹太人身分，也不大注意排犹主义。现在他亲眼目睹了犹太人在德国的绝望处境，在 1921 年便断言他“将在十年以内被迫离开德国”。次年 10 月警察当局的一份形势报告预言纳粹党会有光明的前途，因为纳粹党强调犹太人的危险性，这个观点得到德国社会的广泛认同。

在欧洲的历史上，纳粹党是控制政权的最激进的政党。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它杀气腾腾，但它却是通过选举的手段上台执政的。纳粹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和重建的动荡时期作为德国工人党于 1919 年 1 月 5 日在慕尼黑创建的。它的正式名称叫作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当时 29 岁，居住在慕尼黑。他于当年 9 月作为第 7 名党员参加该党。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士官。不久，他负责该党的宣传工作。到了 1921 年，他不仅成为纳粹党的精神、意识形态领袖，而且成为它的政治领袖。希特勒的口才极好，他是该党最强有力的演说家。

像希特勒一样，纳粹党从成立的最初日子起，就致力于摧毁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修改凡尔赛条约、充满复仇和军国主义精神、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特别是持有最激烈的排犹主义观点。希特勒和纳粹分子一直认为犹太人是德国一切苦难的总根源，这些苦难包括：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德国的实力由于实行民主制而被削弱，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现代化的中断和失去方向，等等。1920 年 2 月纳粹党发表了 25 条党纲，这个党纲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修改过。其中许多条都包含有这样的内容：攻击犹太人，号召取消他们的国籍，从德国社会和机构中清除他们的影响。第四条说：“只有日耳曼民族的成员，才能成为国家的公民。只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日耳曼民族的成员，不管他的信仰如何。因此，犹太人是不能成为日耳曼民族的成员的。”这个纲领是希特勒和党的创建人安东·德雷克斯勒共同起草的。它显然是从种族主义的角度理解犹太人的。纳粹党后来变成了希特勒的党，其世界观、纲领和言论是以排犹主义为中心的，这反映了德国文化的排犹主义性质。

纳粹党早年只不过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基层组织。在此期间，它在全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表现是希特勒于 1923 年 11 月 8 日至 9 日发动的暴动，当时他和二三千名追随者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

这个骚乱很快就被平息了。如果不是由于纳粹最终取得胜利，这个令人发笑的、堂吉诃德式的“革命”是不会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希特勒后来受审判，这使他得以进一步扬名全国。法庭同情希特勒，对他的审判反而成为他发表煽动性演说的讲坛。他被判了 9 个月的徒刑。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他的回忆录，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政治、犹太人和德国前途的看法。《我的奋斗》实际上成为他后来统治德国的重大举措的蓝图。希特勒表明自己是一个深谋远虑的领袖。他给德国描绘了这样一个前景：在种族上和谐一致的、清除了阶级冲突、消灭了犹太人的社会。希特勒肆无忌惮地把种族主义的排犹主义作为他的第一个原则。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

今天不是王孙贵族就国家的边界进行讨价还价，而是无情的犹太人想要统治国家。一个国家只有用利剑才能把这只卡脖子的手斩断。只有以实力为后盾，全国万众一心，才能制止国际上对人民的奴役。这个过程现在是，今后仍然是一个流血的过程。

他回顾德国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时，杀气腾腾地说，“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和战争期间，把腐化人民的 12000 名或 15000 名犹太人放到毒气室杀死的话”那么，几百万“真正的德国人”就可以免于一死。希特勒在言论和著作中表达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

希特勒被释放出狱以后的短短几年内，纳粹党东山再起，成为在魏玛共和国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从 1925 年开始 纳粹党起初在全国和地区的选举中获得一些微小的胜利。到 1930 年 9 月 14 日的全国大选中，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力量，获得了 640 万张选票，占投票总数的 18.3%，使他们获得国会 577 个席位中的 107 席。纳粹党一下子成为德国的第二大政党。德国很大一部分人从来不

承认魏玛共和国是合法的。由于经济萧条，魏玛共和国不久陷入困境。1932 年失业率高达 30.8%。在这些困难的年代里，野心勃勃的希特勒和纳粹反对魏玛共和国、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犹太人的立场在群众中获得更大的支持。在 1932 年 7 月 31 日的选举中，几乎有 1400 万德国人投希特勒的票，占选民总数的 37.4% 使纳粹党成为德国最大的、最强有力的政党，它在国会占有了 230 个席位。1933 年初，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请希特勒担任总理，组织内阁。

纳粹的上台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其中包括：经济萧条；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出现骚乱和街头暴力，德国人渴望结束这种局面；群众普遍不满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左派有可能夺取政权；纳粹的意识形态和希特勒的个人能力对许多德国人有吸引力。当时政治上和经济上灾难性的混乱状况显然是纳粹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原因。许多德国人之所以投纳粹的票，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它能够恢复社会秩序、战胜国内的敌人、恢复德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希特勒担任总理后，在 1933 年 3 月 5 日举行了最后一次全国大选。这次选举很难说是自由公正的选举。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对反对派采取了恫吓手段。这些不民主的做法以及纳粹对犹太人和左派采取的暴力手段不仅没有减少选票，反而使纳粹得到的选票超过 1700 万张，占总投票数的 43.9%。到这个时候，希特勒实际上已经取缔了德国的民主自由；除非采取暴力，否则，是无法把希特勒赶下台的。纳粹当权后，便开始贯彻希特勒的革命性纲领，其中有一些是德国人所反对的，但大部分是他们所拥护的。

希特勒 1933 年 1 月 30 日担任德国总理的时候，纳粹发现至少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犹太人性质这个问题上，他们无须重新改造德国人的思想。不管德国人对希特勒和纳粹党有什么看法，不管他们多么憎恨纳粹主义的某些方面，但是绝大多数德国人都认

同纳粹对犹太人的基本看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已经“纳粹化”了。毫不奇怪，在纳粹的统治下，绝大多数德国人是反对犹太人的 他们的排犹主义是狠毒的、以种族为基础的 他们一致认为 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是灭绝这个种族。

在纳粹的统治下，有计划地迫害犹太人变成了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产生了一系列不难预料的后果：

1. 制定了许多严厉的法律，限制犹太人在德国的存在。
- 2 在肉体上和口头上攻击犹太人，既有普通德国人的自发动 也有党政机关有组织的行动。
3. 在社会上进一步加剧了排犹主义。
4. 把犹太人变成了“在社会上彻底孤立的”人。
5. 全社会达成了关于必须把犹太人的影响从德国清除出去的共识。

所有这一切不仅是纳粹领导集团的特点，而且是绝大多数德国人的特点，他们知道：他们政府和他们的同胞如何对待犹太人，他们同意这些措施，一有机会 就给予积极的支持。

德国一系列排犹政策和立法是从群众自发性地袭击犹太人、袭击他们的财产、墓地和教堂开始的，接着就建立了关押犹太人和左派的集中营。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对犹太人的进攻发生在希特勒当权两个月后。1933 年 4 月 1 日，在全国范围内对犹太人的商店实行抵制。这个信号向全体德国人表明，纳粹的排犹主义是非常坚决的。这个抵制使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此以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合法的排犹行动，开始有计划地把犹太人从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排除出去。在对犹太人实行商业抵制几天后 纳粹通过了《恢复职业公务员法》 它要求把种族作为雇佣公务员的一个条件，因而导致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解雇。

在以后的两年中，政府系统内外的德国人使犹太人简直无法在德国生活。犹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遭到袭击，其中有些是自上

而下指使干的，有些是群众自发干的。袭击犹太人的主要策划者是纳粹的褐衫冲锋队员。1933 年中期，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打击犹太人。侮辱犹太人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各处公开挂起犹太人是贱民的牌子。例如，弗兰科尼亚的许多村庄入口处插了这样的牌子：“犹太人不得入内。”1933 年 5 月，慕尼黑的郊区也竖立了这样的牌子：“这里不要犹太人。”20 世纪 30 年代，全德国的城镇都正式禁止犹太人入内。



1935 年不伦瑞克的一块牌子警告说：“犹太人进入此地，后果自负。”

除了口头上和文字上侮辱犹太人外，还对犹太人进行肉体袭击，其中包括强行剃掉犹太人的头发和胡须。

一个犹太难民回忆了这样一件事：1933 年初，他在柏林的一家医院看到一个犹太老人面部有严重的刀伤，“他是来自加利西亚的

一个贫穷的拉比(注)他在街上被两个穿军衣的人挡住。其中一个人抓住他的肩膀，另一个人抓住他的长胡须，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刀，割掉老人的胡须。为了割得彻底，割破了几处的皮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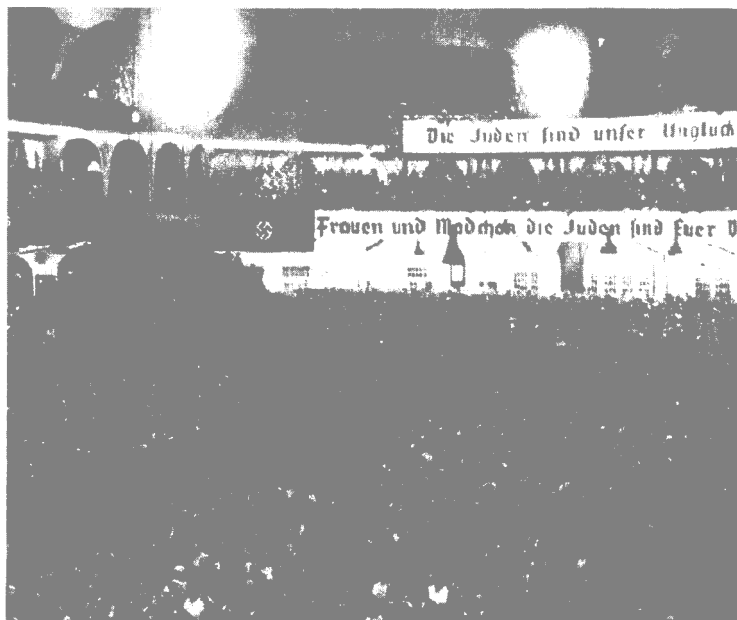
1939 年，一个德国人在华沙割一个犹太人的胡须，其他人笑着旁观。

个人和有组织的集体袭击犹太人的商店、教堂和墓地的事屡见不鲜。例如，1934 年在慕尼黑，一个并未参加纳粹党的人挑动一群德国人游行示威，反对犹太人的商店老板。这个游行最后变成暴力行动。殴打、打死打伤犹太人是常见的事。东普鲁士一个小城镇的牲口经纪商的女儿生动地讲述了她的遭遇。1933 年 3 月的深夜，五个全副武装的冲锋队员袭击了她家。“冲锋队员用橡皮棍子先是打我爸爸，接着打我妈，最后打我。妈妈头部严重受伤，我

(注) 拉比，指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领袖。——译注

的前额也被打裂。”当时袭击犹太人决不限于城市。在纳粹当权的最初几年，德国乡村和小城镇的犹太人遭到非犹太人邻居的残酷迫害和暴力对待，以致不得不离乡背井，逃到国外比较大的而又不怎么知名的城市。

冲锋队员是一群穿着军服的暴民，残忍无情，对犹太人充满仇恨。必须强调的是，冲锋队员大约有 200 万人之多 约占德国成年男子的 10%。没有参加这个组织的许多德国人也支持他们的残酷的排犹行动。



1935 年 8 月 15 日，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聚集在柏林，聆听排犹主义演说。两条横幅上写着：“犹太人是我们的灾难”和“妇女们和姑娘们 犹太人是你们的灾星。”

德国的市政当局和各个阶层早在 1933 年就开始采取排犹行动，不让犹太人使用公共游泳池和洗澡设备。排挤犹太人的许多措施出自德国小商人和普通公民之手。然而一些有威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也参与排犹活动。医疗机构把犹太人职工排斥出去。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教职员和学生也把犹太人从自己的行列中赶出去。法官们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就充满了对犹太人的仇恨，希特勒一上台，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纳粹当权的最初几年，袭击犹太人的行动往往是自发、未经协调的。这使许多德国人感到不安。有些人反对这种肆无忌惮的暴力行动。党政机关内外的许多人不大清楚，对犹太人可以采取哪些行动。1935 年 9 月的纽伦堡法律以及随后的立法整顿了这种混乱的局面，明确规定了什么样的人属于犹太人或半犹太人，确定了禁止的框架，从而使灭绝犹太人的纲领具有了连贯性。最主要的是，纽伦堡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使消灭犹太人在德国的社会存在这一行动法制化，把犹太人和人民这两个概念清楚地区分开来。《帝国公民法》和《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尊严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资格；除了犹太人和德国人已有的婚姻外，禁止犹太人再同德国人通婚和建立性关系。这些法律在德国人中间是非常受欢迎的。

在纽伦堡法律公布以后，德国人袭击犹太人的事件减少了，一直到 1937 年始终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到了 1938 年，对犹太人的各种袭击又加剧了。党政机关加紧努力来解决“犹太人问题”。在两周的时间内，仅仅萨克森一地就在纳粹的统一部署下举行了 1350 次排犹会议。德国人广泛袭击犹太人、破坏他们的财产、公开侮辱他们、逮捕他们、把他们关进集中营。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敌意十分强烈，使犹太人不堪忍受，便纷纷离开德国。

接着，发生了在德国现代史上空前的全国性的暴力行动。11 月 9 日夜，德国各个城市和乡镇的居民都被砸碎玻璃的声音所惊醒，他们看到犹太教堂被焚烧的火光，听到犹太人被毒打而发出